

#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 任洁

本主义经济危机,作者一再强调,在分析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法则并不适用,社会再生产的法则和资本信用的逻辑才真正适用。作者甚至断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信用机制,而绝非生产与交换的市场机制,并强调这才是《资本论》一书的核心观点。这种观点有助于突破一直以来以商品生产与交换法则分析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比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近几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作者在大量阅读原著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解、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企业由“工厂制”到“公司制”的转化存在重大分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的利器,却不曾想千万次重复的真理却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只是在重复《资

本论》的“通俗阐释者”恩格斯的观点。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恩格斯所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是“过剩资本”与“劳动”之间、“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放下成见和教条,真正用头脑创造性地思考是这本书带给读者的最大启发。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深刻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但是经过恩格斯阐释的马克思绝不是马克思的全部。如果说恩格斯是欧洲产业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而马克思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恩格斯自己也曾谦虚地以天才和能手的比喻来说明两人的差别。这样富有时代感的解读,或许显得偏颇,但作为一家之言却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坊间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三种分类,即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虽说划分略显粗浅简单,却也基本反映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三种形态各有侧重,各自为营,分别述说着各自理解的马克思。本书以其宏大的视野,独特的风格和通俗的笔触,打破了各种风格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壁垒,实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穿越,实现了马克思与卢梭、康德、弗洛伊德等思想大师的相遇和对话,满足了学术研究、理论宣传与通俗传播的多重需要。在本书中,读者在叙述思想巨人生平经历的历史情节中把握其学术思想,在回应现实问题中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张,在与中国现实的对接中阐释党的大政方针。

可以说,本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让读者了解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可以有这样一种风格,马克思的事业还可以这样继承和延续!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新书导读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一场忧伤》  
朱慧君 李雨及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一群高三学生的痛苦与欢乐,关注的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些未知与恐惧,既有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也有对青春对友谊的歌颂,是一部充满光明和温暖的青春小说。



《卡卡的信仰》  
崔曼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以质朴的行文方式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最简单的语言也会产生责备、解释、挑衅和直捣核心的多重功能。这是崔曼莉小说的非凡魅力。



《故乡永在》  
凸凹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书里既有人性的温暖,又有哲理的深度,从而形成具有特殊品格的乡土散文。其中的亲情、生命哲学、深沉智慧,真正具有大地的伦理。



该书所有文章均出自与中国戏曲有关的名流名人之手,在这本书里,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周信芳、薛觉光、杨小楼、刘宝全、余叔岩、谭鑫培、俞振飞、红线女、富连成、荀慧生等各时期的戏剧大师们的风华都得以体现,对于人生、艺术、情感,以及时世的沉浮,全部在他们的笔下或者口述里得以一一体现。

铺排场本是假,箭机关俺自耍,莽灵山藤牵蔓挂,作践了儿领袈裟……任凭我三昧毒、游戏毗耶。千般生也灭也迷也悟也,管他凭么挣扎,着了语言文字须差。”——这不已成了古典文学了吗?通篇佛典也不易解,这种雅过了头的文学作品必然就要离开大众俗文化市场了。

离开了俗文化,自无损梅在京剧艺术上已成就的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皮黄戏曲独领风骚,繁华盛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下一个美学巨擘、艺术大师,影响之深远足以与梅相抗衡的,不大可能也出在戏曲界了。梅兰芳斯人未远,他“从容”的风格与典范,被徐城北称之为“戏道”。徐认为日本之强大自有其深层文化因素;究其故,实离不开开花道茶道等等。他殷切期望梅氏的“从容”将是“强盛”的同义词,甚至会超出其内涵。

这样一个从容大雅的另一文化盛世,谁不乐见?可惜的是,目前就少了这一份梅兰芳式的“从容”。

《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  
梅兰芳 马连良 等著  
作家出版社

##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

□ 李朝全

道。个别民办高校过分地敛财和欺诈性自我宣传等,也造成了部分公众对民办高校的反感或恶劣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铁流和徐锦庚的这部新作似乎有为民办教育正名之意。

要用20余万字的篇幅描述全国600多所民办高校400多万在校学生的状况,写出民办教育三十多年来波波折折的发展史,这无疑是一项挑战性很强的创作。

两位作者既从宏观的全局的层面概述国家高校改革的背景与全景,突出教育变革业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作者着重描述全国民办高校的整体概况及其生存处境,特别强调其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在全面把握和宏观描写民办教育时,能够运用战略眼光和全面综合的观点予以审视,进行反思与前瞻,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优劣及发展机遇、缺陷与不足。作者不讳善不隐恶,体现了报告文学创作最可贵的冷静客观、严谨真实的

精神。在描写任靖玺的南洋教育集团时,着力凸显民办教育一代创办者、先行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同时揭示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教育与盈利性企业双重身份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民办高校发展的束缚乃至摧毁。可以说,与生俱来的这两种属性在民办高校身上是共存的,如何协调好利益与公益是其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这,也是作者的一个独到而深刻的发现。

办教育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铁流和徐锦庚两位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情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通过采取典型采访和描写,为民办教育正名呼吁,呼唤全社会宽容、关爱、信任和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实质上也正是在为中国教育事业鼓与呼,为中国的永续发展摇旗呐喊。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

铁流 徐锦庚著

载于《中国作家·纪实》

## 阎连科的乡土回忆

□ 侯磊

命。这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

比如,在书中的《尘照》一文中,他先是写老战友们们在聚会时给他打了个电话,逐一向他问候聊天,使他开始回忆过去的的生活。而等他“对着照片愕然半晌”以后把电话拨回去,接电话的却是战友的女儿,原来早已时过境迁,战友们好久都没聚会了。这不是在写小说,而仅仅在一篇散文中,就写出了现代版“烂柯山”的感觉。正是这个“半晌”模糊了时间,深化的意味。

听过阎连科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没故事写了怎么办?阎连科回答说:“太简单了,我只要回到我的老家,河南嵩县的农村待几天就行了。”在他看来,老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就像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原因也很简单:太穷了。贫穷和保守导致了老人家奇特的思维方式,也

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像书中写到的故事:老家分了田地,农民们会因为怕地被收回去,而赶紧把地里的树砍了卖掉,不砍的都会被人笑话;老家有位农民是胡琴高手,到了被请给戏曲片伴奏的程度,可他却因要收麦子而放弃了,还是要守着土地过穷日子。

一般的作者写农村,都是像海子一样热衷于描写什么山水风景、金黄的麦田、牧童老牛、和蔼睿智的长者,这些在阎连科笔下都见不到,而他的感情又是如此的细腻和朴实,那些不起眼的广告牌、自行车、银行、破旧的医院、快要倒塌的土坯墙恰恰才是生活。这时才发现,阎连科始终没有逃离乡土,讲述的永远是老家的那些苦难而又荒诞的故事。

《一个人的三条河》

阎连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一个人的和平

□ 赵苏苏

说到深刻反映美国青少年叛逆精神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自然而然会想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但是大多数中国读者都不晓得,美国还有一位号称“塞林格第二”的作家,他便是约翰·诺尔斯,他的小说《一个人的和平》写的也是teenagers(十几岁的青少年)。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对灵魂的震撼上,堪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相媲美。

小说中德文学校的学生都衣食无忧,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条件优越,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不啻为美国青少年中的精英一族。而小说中的两个男孩,吉恩和菲尼亚斯,则是精英中的精英,吉恩是全班的学习尖子,菲尼亚斯则是英俊的运动健儿。

与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菲尼亚斯是反对成人世界的,他激情地把如火如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一群胖老头们编造出来的谎言”,说得绘声绘色,弄得其他人也只好将信将疑,最后甚至被他的话迷惑住,几乎完全认同了。全世界战火纷飞,唯独菲尼亚斯在此一隅坚守着“和平”。

然而,这种绘声绘色的反抗却是表象,因为菲尼亚斯的腿瘸了,无法像其他同学们那样报名参军,其实在内心深处,他是渴望上战场去报效国家的。他后来才悄悄向吉恩透露,整个冬天他不断给各个军兵种写信,他的信甚至写到了加拿大,写给了戴高乐,乃至蒋介石,要求他们的部队接收他。

如果说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是反英雄的,或者换句话说

说,类似于王朔创造的那些既不高也不大又不全的小人物的话,那么诺尔斯笔下的菲尼亚斯则在反对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不难看出还具有热情开朗、积极向上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很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用早熟的自我意识看待生活。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背景,一段遭受考验的友谊、成长的烦恼、青春期的叛逆,题材看似普通,可作者写得却很出彩。他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手法,将故事剥笋般一层层揭开,挥洒自如。作者与其说是在写小说,倒更像是写散文,让人觉得惜墨如金,简约而深刻,字里行间饱含哲理,在这一点上,他的文风很有几分海明威的味道,读起来令人难以释卷。

《一个人的和平》是诺尔斯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自出版后几十年畅销不衰,现已成为美国文学特别是校园题材文学的经典之一。

《一个人的和平》

约翰·诺尔斯 著

重庆出版社



## ■ 速读

## 梅兰芳和他的“戏道”

□ 王大方

就少动了。会哼两句青衣花衫戏的票友,非票友大抵都同意梅派的唱腔其实最容易上口。但梅派又出了名的“易学而难精”,此所以新起的年轻演员竞相标榜程派、张派、荀派……也不外是因为这些另开蹊径的派别讲究声腔转折的技巧,学步者每觉较有发挥的余地。相较之下,在民国初年开始创旦行新腔的梅派反显得中规中矩,平淡古朴。于是有所谓梅之雅容大方已成一种“没法儿学的大路活儿”的说法。

### 梅氏的“神貌合一”

这个说法,徐城北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一书中阐释得最详尽。梅自己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倒并不会如此自我标榜或期许。徐认为梅中期以后在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大路活儿”梅,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已经有所升华,再一次的返璞归真”。这就是为什么学梅者摹拟他的做派声腔容易形似,可是在梅的精髓方面,她们始终不像,甚至越来越不像。”但徐城北也指出有某些中年后再去参悟涵养着千秋艺理的大梅派精神内涵的演员,反而可得学这一派“大路活儿”。

徐城北这种“神貌合一”的论调,已有些色不共空、空不共色的味道了。关键倒也不在“像与不像”,不像而能超越,便是另一番境界。譬如曾经师事梅兰芳的程砚秋。无奈程腔即便在唱的技巧上下了大功夫,但就整体艺术成就而言,梅派总其大成的地位迄今无人能及。“不像”何妨,“不及”却注定了京剧自此必将没落的命运了。

### 广采博学自成一家

飞花歌麝月清圆,修到从容自在禅;解构千篇无我相,一生爱好是天然。

近世的风云人物,我们若及身得见,或其人去今未远,难免不因其丰貌或功业而感动神驰,因之每每称为“永远的”什么什么。在皮簧京剧这一门艺术天地里,梅兰芳倒真当得起“永远”或“空前绝后”的称号。他是在一个剧种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尽得天时地利人和所成就的真正“角儿”。新起的一辈年轻演员,每有天赋用功两皆无疑,然而他们再也不可能

### 京剧艺术天地的“丑小鸭”

“从容”两字实是在纪念梅兰芳百年诞辰中,最令人怀念的一种独属于梅的特质。他小时候资质不佳,一出开蒙戏四句老腔怎么也学不会;一个小圆脸两眼无神,他自己的姑妈都说他“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这么一块祖师爷不赏饭吃的材料,却一天天水磨功夫放下去;到了十八岁时,姑母忽然发现他“相貌一天比一天好看,知识一天比一天开悟”,其实这个转变过程岂是旦夕之功,他后来为练眼神养鸽子的掌故流传颇广,我们现在看梅流传下来的录影或相片,莫不是双目神光焕发!哪里是早期的“眼皮下垂、迎风见泪(梅自己的话)”?

他也改革创新。京剧旦角这一行当后来的地位,可以说几乎是开创出来的局面。但他的新腔新戏都是一再琢磨,大不同于如今流行市场之几天工夫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发表的“艺术”。他是旧戏、新戏、古装戏、时装戏……全都尝试过。时装戏效果不佳,后来他

就改革创新而言,梅所走的路子与他那从从容无为的个性也有很大关系。根据《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的记载,宣统三年时他唱《玉